

賭棋山莊所著書

賭棋山莊集

文六

長樂謝章鋌枚如撰

答穎叔論時文

拙作一經鈎勒頗似孫已山集中此真點鐵成金手也子安之說於心本不盡愜然鋌原不能自信其時文良友之見或當勝我故亦不辯耳所示務盡云云誠爲至當之論但鋌竊謂時文路數明季已窮啟禎諸大名家已盡壞前人之法然窮則變蓋亦勢之無可如何 國初諸公其根柢仍本於啟禎特 國運初開文運因之又諸公多服古之人故其氣稍蘊藉再傳而後則粗肆矣流衰至今日則欲盡而無可盡也鋌少年作文喜才

氣自知受病處在用力太過求密而不能疎中年屢困亦思改絃更張第竊觀獲售諸作大抵喑鳴作甕中語東依西靠毫無把握而偶考其人則皆貌爲高深嚴重究莫測其中之所存因思進身羔鴈人文合一宜真不宜僞且得失亦未必盡關乎此時文時爲貴似此合時實難邯鄲學步失其故步毋甯守吾素而已今老矣悔無及矣足下於此道三折肱豐干饒舌不值迦葉一笑乃竟肯辱教願悉將鄙作刪定是所謂鍼膏肓起廢疾者鋌斷不敢刻時文留稿以示後人其益神智豈少哉

答袁篠塢閣學書

代林方伯

數年弗晤仰企爲勞昨蒙惠書如久饑得食愈咀嚼愈覺有味
捫腹稱快者數四某自遭大故形神嗒喪繼以悼亡五內益復
支離男孩女穉家無次長宅門內外耳目兼營其起居之不適
爲何如耶喪葬粗畢餘囊殆盡方欲出山聊圖餬口忽海上事
起顧瞻桑梓不能無情大府以督辦福州防務請 朝廷許之
遂復解裝小住其謂爲稽查船政者特其名耳船政左帥創之
沈帥奉而行之蕭規曹隨殆臻美善况局中自監工提調以下
各有其人更無所用其饒舌所往來胸中而不釋者防務耳夫
防務豈異言哉第就福建而論自廈門金門以至五虎其應防

者不下六七處卽就福州而論自五虎以至羅源連江其應防者且不下十數處水口縱橫一搖百動保全局方能保一隅今則一隅且不能自信何論全局軍無可用之兵兵無可用之器而近日所用洋礮洋鎗鐵甲船等物固防海所必須洋人以奇貨可居聲價日長略思置辦其費不資夫以國家艱難之經費孟浪一擲無論稍具人心者不敢出此而數十年喪亂以來元氣未復又何從攬集此巨款耶况閩又東南最瘠之區耶第耳染目濡積習中於人心若無此等器械未戰而衆志先餒不知不才之將不練之兵雖千洋槍萬洋礮亦將委而去之以資敵人任事者遂懵然尸其咎哉凡事不豫則廢臨渴掘井其深

幾何事倍而功不半又豈止一二數也自念受命辦防則戰守而已將何戰乎將何守耶近日略修礮臺數處先募四營兵勇思操練自勒一軍而臺帥需餉孔急且巨主者窘無以應日爲調人神爲之瘁而自顧予身在江海之交上流下流滔滔不已其果操何術以塞責耶且夫洋人之垂涎於臺灣者不止一國東洋之積釁於臺灣者亦不止一日不重創東洋不足以怵服西洋之心不撫循土番招徠土獮亦不足以奪東洋之氣而臺地開闢愈廣出產愈豐生理半於福建要害且足以制數省鎮將之財力氣燄時可聳壓道府惟利是視道府或且抑而從之事平之後兵制官制俱宜有所更張其言甚長非可以率爾

盡然而通達治體能任事者實難閣下謂黃吳施藍功業彪炳夫施非安溪相國主之於內藍非鹿洲先生佐之於外亦安得竟行其志哉今卽有施藍其爲鹿洲者或不乏其足爲安溪者誰耶時事艱危隱憂方大以君所云西北旣如彼以鄙人所見東南又若此中夜撫枕其長此耿耿不寐耳伏念挂名朝籍三十年供奉內廷十數載知遇之恩無以言報略有藉手竭吾心而已猥承雅愛又誘之使言故率陳其胷臆竦俟大教不足爲外人道也

竹柏山房鼓書序

代林方伯

昔黃東發名其書曰日鈔顧亭林亦有言著書不如鈔書顧予
觀黃氏之書自經史以至百家莫不攻瑕留瑜折衷求是而亭
林之肇域志郡國利病書日知錄亦上下千古足以發揮其所
見何其鈔之精且勤歟噫大儒之所謂鈔蓋前聖之所謂述也
第後世不敢言鈔經而史鈔獨多予以爲五帝之時書始萌芽
其後削牘漸廣然初不名爲經也其流傳者大抵史耳故五經
之中史卽居其二一尙書一春秋先儒皆謂尙書記言近左史
春秋記事近右史然尙書若禹貢則記事若三盤八誥則記言
兩體備焉至春秋乃專記事而史例精左氏以事爲經以言爲

緯而史法立馬遷分以紀傳表志挈大綱以羅掌故擴邊幅以處叢碎而史體大定夫史非如易之測吉凶詩之道性情禮記之談大義可以摩盪而出之胷臆也必搜金匱石室之藏非有所鈔不能成書非善所鈔不能名世述而不作蓋古今纂修大法也吾師鑑唐先生掌教鰲峰二十餘年晨搜暝寫成書十數種大抵史之支流也上自開闢下逮戰國日月糾紛事跡乘午莫不條分縷析朗若列眉其他詁經散記亦皆旁撫羣言不持己見夫知人論世讀孔孟之書不知孔孟之世可乎孔子刪書斷自唐虞然庖犧神農未嘗禁而不道孟子接洙泗距異端徘徊齊滕魏宋之間而自春秋以來世變愈急則聖賢皇皇之心

守先待後時若勢之相齟齬尤不可不默會其故也往者馬宛斯成繹史世稱馬三代顧宛斯薈而萃之先生理而董之合之兩美不其然歟先生曰著述非心得又曰得他人之心得未嘗非心得由前言之是先生之謙也由後言之則先生之樂取諸人以爲善夫固自知之而自信之矣旁觀何贅焉鰲峰書院多名師予始及陳侍御之門繼從先生游侍御精訓詁長於經先生熟記載長於史自予官於中外侍御時已久歿先生高年清望閉戶編摩巍然若魯靈光今先生又不憊遺而予亦年逾五十回憶少時雖謏陋頗復有志於作者乃人事相迫英華漸盡求所謂勒爲一經藏之名山者果能無愧於師門否耶省先生

書感慨係之因舉古來鈔書以著書之要道爲讀書者告焉若
以爲能知吾師著述之淺深則何敢也光緒元年門下士某謹
序

顧祠紀祭卷

代林方伯

憶某不謁顧祠十有三年矣匪獨生平辦香有慚懷抱而此十三年中時事之遷流故交之零落回首燕雲輒深遐喟今春重入國門望祠下馬短碣長垣皆作離別可憐之色而喬松墜枝斷籬委地鼎盧閣下亦無明心豎拂之人彼教猶然而吾道之寂寞可思也適先生生日汪君泉孫相招陪祀旣飲福復屬題名於卷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雖然先生力謝雲霄不階親串而肇域志郡國利病書著述所傳饑溺獨迫嗟乎窮老一布衣耳而其自任如此不納垢於身不忘情於物後世之有志天下者視此矣泉孫主祠事久而恪其得樸學數人與之共事

則所以爲古人繼長增高者又豈徒歲事勿廢已哉猶憶某官
陝時篠塢朝夕相見子年入川亦接杯酒僕指京華舊事竊歎
方今多故不知尙有幾人私淑先生者今二君欣聚一方其居
與顧祠相望則左提右挈倡明學術於日下者其有意乎是日
會者若而人例得備書光緒丙子

徐曉芙歐陽亭詞序

紅日滿牕靜坐猶汗子儁太史以一卷至揭而視之則同年生
德清徐曉芙長短句也讀未半若有微風起於坐隅旣終卷孺
首向天微雲自遠慨然曰是詞不浮豪而有情不塗澤而有致
於其鄉先正與金風亭長爲近可謂能矣嗟乎當其時金戈鐵
馬唾手功名或者摩崖或者上封事中外文章炳然而君橐筆
東西若蟲作繭酒殘燈炮避人而唸讀集中金縷曲驀溪山諸
調其感慨於身世爲何如耶雖然高臺平矣曲榭傾矣而拳石
或有時尙存長林翳矣喬木樛矣而小草或有時獨笑詞雖小
道亦視其精神之能自永否耳敝帚千金之意或亦有高文典

冊而不與易者乎子儻有心人聞吾言當必拍案大噱也君將
歿讖讖出以相託殆亦有見於此耶刻而行之嗟乎季子可以
報徐君矣光緒丁丑長樂謝章鋌倚裝序於都門

書葉臨恭所錄淨名此詩後

短書小說所載此詩多矣飄宕者有仙氣沉幽者有鬼氣而此卷獨多人氣豈其脫離人境而尙有不忘於人世者乎然使歷然復起雖不敢謂大有益於人事而慷慨之音可以鼓人才纏綿之意可以厚人道所謂其身雖遠其心不死者非耶嗟乎百室皆暗一燈欲暝醉中嚙語同牀不知巖然者其欲墮耶枵然者其不可恃耶涓涓然者其終潰耶聞歌笑而不聞太息彼獨非人也耶生而不生殆將僵而腐矣試與之讀此詩不生而生出陰變陽若譏若諷其有當於人心者何如耶又烏辨乎其有仙氣耶其有鬼氣耶噫

答陳伯潛書

去年惠械爲書郵所誤今春始克見大作流美意亦溫厚惟稍有一二骨理未堅多爲之當自知第三篇語極沉痛鋌昨亦有一絕云蝨賊何由訴好妨蟲天九月早飛霜誰憐把酒持螯手擅袖街頭買炙蝗吁可慨也又鋌去秋道中數絕句因一時感觸遂爾多言究之浮薄非雅道子鶴譽之過於愛我矣淨仙和贈數作讀之愈覺赧顏夫人生得失固不在此也叔毅敦厚可造道殷殷以古文下詢東勞西燕數晤爲難所欲談者第及大概鋌竊謂著作家惟古文最難治古文者當無學不講無書不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亦言其體而

已矣其壘固不止是也其入也以博其出也以簡其蓄之心也甯方勿圓其託之筆也甯鈍勿快胷中無字不有文成乃無一字眇衆慮以爲言無字之字實有萬千而果能與否則又關於根器叔毅根器甚美第願其一舉遂意早離俗學則此日正可厚培初基耳予儻常聚從容文史遠人聞之不勝欣羨鋌同輩殆盡直是孤行無偶而近日士習頗異從前以故閉戶日多懶見客并嬾言說嗟乎天下之大荒江老屋之濱想必有耿耿如我者前在劉炯翁坐上有當今名流來謁忽譽我兩人爲魯靈光炯翁笑曰三間破屋上風旁雨非不枵然高大也而其中空空焉魯靈光云乎哉相與鼓掌繼以太息鋌竊思孟子謂達則

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夫古無求田問舍之士大夫亦無分門別戶各持宗旨之理學則所謂兼善獨善者一善乎抑兩善乎將和光同塵而自附於明哲保身乎將盱衡三不朽而求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乎夫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如此獨善其身誠云至矣然非與天下相摩相盪亦安見其果能獨善否耶請質之君與子儻其必有以益我矣鋌今年仍主漳州書院大府知其窘又益之以龍巖所得亦復無幾然除雪視袁安洛陽令終是有心人閤貢之猪肝得謂不累安邑哉目今師道掃地此席直等於宋之祠祿無益於人徒積罪過且舉家食指將倍上農夫垂老饑驅入不

數出內則爲米鹽瑣碎所困外則顛倒於濫腐時藝之中一知
半解零落將盡可愧更可哀也素不言貧且惡人言貧以君於
我厚聊及之制心不能忘其私亦學道未深之弊也穎老數月
不得信聞其開正病甚近稍愈亦在晉積勞所致耳此有爲有
守之才願爲時世留之子儻不及另書新作幾許想其讀書必
大進鋌近料理舊稿已得三四種意欲稍刻問世以無力而止
然捫心亦未盡自信耳幼樵聞有佳疏求讀其草幸爲我寫寄
請爲誦扶持元氣恃君等老夫飽飯終殘年三肅而起

歸震川先生像贊

予治古文有年愈爲之愈不自信而同好謬贊以爲若震川之
於明洪洞王霞舉軒主事董硯樵文渙兵備項城袁篠塢保恆
侍郎尤多傾倒之言予曰古文不可知卻有一事不愧前哲衆
曰云何予曰久戀場屋累舉不第也相與大笑而罷及丁丑幸
得附名禮部時余年五十有八矣歸來作一私印曰二十秀才
三十副貢五十舉人六十進士文不逮歸震川而晚達與之同
按震川生於正德元年丙寅卒於隆慶五年辛未年六十六舉
嘉靖十九年庚子鄉試年三十五四十四年乙丑成進士則年
六十一蓋深有感於前言也雖然予於時藝更非所長雖屢經
擢而境過輒忘初不敢學步震川作會試雜記以寫其不平其

曰不逮豈虛語乎適得震川像因漫記之而作贊曰

庸妄巨子僞體自奇獨力揮斥衆愕羣疑立誠守靜不爭雄雌
彼僨斯熄我道風馳歷四百載正宗無歧壯觀曷極微失委蛇
可以藥狂未可振疲尺波魚媚拳石花怡山宣海納起衰誰宜
嗟嗟末派濕鼓之皮斟酌千古緬此容儀

笏山像贊

鬚子弱冠攬轡白鶴依劉

芭川教諭

識君文字相樂脫帽酣嬉談諧

競作君笑而言是客不惡湖舟可駕湖月未魄龍湫發漲萬蛇
赴壑我詩君圖醉墨交錯會幾何時如風飄籜我窘饑驅東西
揮腳君戀邱園開尊自酌前年矮屋傳聞驚愕有客謂予德星
已落并見奇微言之鑿鑿其來有自真靈是託

前年春闈遇故人劉秋海解元

之孫備詢當時同輩所聞如是

心無機械生天何忤回首夙期獨悲寂寞雲車

風馬仙山樓閣俯視塵寰蒼茫燕雀

致陳惺齋廣文書

先生之人今之魯靈光也先生之學今之廣陵散也章鉉才識
汙下何足以仰測高深而於古文治之有年略知其利病竊謂
先生之文貫通衆說氣粹而詞舉愛不忍釋鈔存其上卷十數
篇下卷多經世之作深中時弊雖然難矣有治人無治法從來
無無弊之法然非法之弊也人弊之也卽如所論賓吏一節是
固然矣然亦官之不官授權於賓吏始至此耳夫 國家三年
舉進士數百人上者入翰林次者散之部曹分其部分其司曰
某部某司主事而且試俸有期奏留有例試者何試辦此事也
留者何留辦此事也然則某部某司之事不問之主事而問之

誰耶乃今之爲曹司者非掌印主稿不親案牘非該班值月不到衙門其偶有來者非積俸將升轉之人則夤緣爲奸利而圖保舉者也假令主事不負其官則刑名錢穀工程律例諸端無不諳練於胸中出而獨當一面彼賓吏亦第供指使效奔走而已一事不知而求助於人又何怪賓吏之操其短長乎咸豐初年上下游皆警章鋌方館於外避賊歸家與老友劉炯甫徵君縱談時務章鋌有三汰之說謂汰兵汰士汰官汰其半留其半養之厚責之重課之嚴庶幾日新月異可起疲癯沉錮之疾不然兵則虛冒失伍士則游惰無業官則藏垢納汙是聚羣不逞衆無賴之徒以魚肉吾民民且窮困死亡而莫之卹上之人猶

悻悻然曰民無良也嗟乎冤痛至於此極欲不激爲水火盜賊
不可得也嗟乎破除情面然後天下有人才獎勵廉恥然後
朝廷有功業虛名無實若五石之瓠若一邱之貉何爲哉善乎
金君安清之言曰嘗聞之老輩矣雍乾時作吏者其將赴任也
必先慮律例之不諳詞訟之不決胥吏之未易馴伏緝捕之未
易精勤今則慮陋規之不豐耳錢漕之不多耳親友責望之奢
耳上司同寅趨承之煩耳昔之爲民者日出作焉日入息焉以
見官府爲畏途以欠錢糧爲巨累今則吸烟而已酗酒而已能
健訟於公庭爲豪能恣橫於鄉里爲快昔之爲士者終年不窺
園終日不廢讀布其衣疏其食村塾之館不過十金市井之徒

不交一揖有更數十次小試而白首爲童終不改業而他圖者
今則未通五經已登賢序伏案數刻便事嬉遊干訟事爲固然
聞考場爲本分稍有才調非替人鎗代卽熬詐扛幫得錢盡以
供狎邪博進之資至於兵則更有奇焉者昔之奉調出征父母
泣於途妻子慟於野有哂其怯者則對曰此行死於敵者十之
四五死於法者十之二三一勝仗所賞者一二月錢糧耳一克
城所得者一枝藍翎極矣受 皇家豢養數十年有事能不以
死報乎今則兵勇之往軍營合家有喜色訝其何以若是之勇
則曰勝則大發洋財平居亦可冒虛糧吞公費卽有不合棄弁
以歸無名籍可稽萬一喪亡世襲先之專祠繼之出不數年非

提督卽總兵花翎黃馬褂更屬易易夫以從軍爲苦者仰 君
上如天如神出則有必死之志以從軍爲樂者不過四兩五錢
募我一月耳一月盡則漠不相關何往而非逃生謀利之地兵
心之不堪更有出官士民之上者嗟乎金君之言可駭可痛至
矣乃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古人
非好爲危詞創論也蓋有實見其岌岌如此者况復中外交涉
隱憂方大雖厝火積薪危不過此書曰蠻夷猾夏說者謂猾之
爲獸口甘陰入肺腑而壞之人且不知不其然歟章鋌少年頗
思用世今老矣毫無成就久棄置不道昨讀大集忽又感觸刺
刺不自休甚矣先生之移我情也承命作序章鋌自慚其學之

陋不敢以隔靴搔癢之談爲佛頭着糞之舉無已請以此書附錄集端藏之名山或亦足見同聲之雅歟又山陽魯通甫有胥吏論五篇大意以爲減大官增小官則吏胥之權可制惜行篋未攜此書似有足與先生相印証者通甫名一同古文雅健有學

古文詞略跋

惜抱之選古文善矣伯言約之則愈善矣明代第及震川者其派之所從出也不及國朝之方劉者才甫內不足望溪固勝矣然選方必選姚姚其師也不敢論定也詩選雖本漁洋而實非漁洋之意杜之五古非漢魏六朝之五古也漁洋置之防變也滄海橫流弗敢從也漁洋於五古也挽之七古也推之七古雖古而實近也是固不嫌其變也伯言增五古是伯言之自爲選而已矣乙亥五月

記客路荷花

丁丑六月之晉出彰義門念子備諸君輩蕩之遊慨然同一門也諸君以訪勝出予以饑驅出所率負者豈止荷花耶日中過長鄉野池數處其一長二里餘新荷萬柄或半開或盛開或一花特立或衆花互倚流紅壓水疊綠團風熱塵酷日綽有六月回春之意京師十刹海荷花最有名此地縱不敢比十刹海其爲荷花詎有異耶予奔馳萬里嘗盛夏過洪洞繞壕蓮香清氣逼人爲之停輪者踰晷嗟乎以予之不合時宜而輒於車塵馬足間邂逅此妙色身荷乎以爲空谷足音乎抑以爲適從何來乎願以質之輩蕩觀荷者

書陳碩甫詩毛氏傳疏

昔胡墨莊著毛詩後箋缺末數卷碩甫爲之補與江鄭堂補惠氏周易述同意是專家之業也歲丙子在京師始見碩甫此疏心好之歸過滬上求之不可得丁丑重至都下偶與子雋談及伯潛聞之乃出其所儲以遺我塵事合沓略觀大意戊寅在漳州講院始細讀之國朝治毛詩十數家往往立異於傳之外抑或守傳隱與傳違而不自覺求其深於傳者此殆巨擘矣予嘗謂毛傳鄭箋各自成說惜無編摩鄭義專勒一書者鄭氏以禮說詩是必習禮者乃能之耳至正義毛鄭並明而有時反失毛鄭之旨予每思纂爲一編分爲三類曰申毛曰證鄭曰辨孔

以遺後之讀註疏者惜饑驅垂老精力漸衰恐匆不及卒業也姑記其所見於此四月初三丙夜

重修羅山法海寺碑記

漢魏以前言禍福者屬之天唐宋以下言禍福者歸之佛凡僣儻跋扈嚮宇鬼瑣之儔告以天或不動心惕以佛則輒俯首天與人日遠佛與人日近而佛遂以虛無寂滅之教而默運夫神明變化不可測度之權故古者尊君媚上極之天而已今則將所以祈天祝聖者若非佛無與爲質仰而戴者謂之佛天俯而跼者謂之佛地無論華離隱僻荒瘠之區而皆有祠佛之堂焉噫此亦古今世道升降之一大端也予行四方所見造像置剎之記蘭若叢林之遺基大抵前後五代爲多以彼其時詩書之澤微機械百變干戈相尋其君若贅旒其民若寄生慘然不知

禍變之所自來無可控告無所托庇修身不足恃遂不能不乞靈於佛吾閩羅山之法海寺其建始也則亦在五代晉天福之二年當日僧貴於士僧居侈於宦富茲寺特其百一耳予每過其中俯仰往事輒盡然傷之或曰然則廢諸乎予曰是不然凡建寺有益於政治者二崇嶺深谷曠絕數十百里戍守不及村墟不相支拄苟無寺焉則萑苻將以爲窟宅若石鼓仙霞諸寺是也闐闐市井勢交利接矮屋打頭呬唔氣索苟非登高明遠眺望去囂逃俗將神疲意勞惛惛若做人則寺者亦勸學之一助若法海之類是也況今文教方隆四民樂業晨鐘暮鼓何損於世運有舉勿廢不亦可歟於是法海寺之不修有年矣高君

菊屏感異夢與李君廸臣林君述葺集捐千金暨住持妙鏡董
而成之高君爲士有聲居官有名儒者也非佞佛者特以清淨
之旨有會於心而其才復能自濟以濟人因衆力以爲佛力除
瓦礫清侵占彈指微塵倏成龍象是固佛所欲倚爲大護法者
不然何以若訴若託而相通以一夢哉嗟乎予昔過焦山繼游
京師之壽佛寺彼六舟之畫秋航之奕雖於佛法無輕重而衷
衷方丈輒令人思因憶四十年前在湧泉寺讀道霈和尚遺集
其所爲科律尤臻苦行曹溪一勺水嗣古德之衣鉢者誰乎乃
歎有善男子善女人必先有善知識妙鏡上人其勿負諸檀越
之意暨拂登堂直指心宗豈但以福田之說鼓舞風輪哉寺有

萬厯時舊碑二其一爲之文者則予先方伯在杭先生也至於予九世矣今高君復以記相屬則予於大雄氏殆世俗所謂有香火因緣者乎因不辭而論序之如此

賭棋山莊記

吾謝在前明多顯宦入國朝以鹽筴起家當其盛時甲第連雲危樓蔽日鑿深極曠池館皆有盛名及余之初則已衰矣遷延數十年屢丁變故生計愈微自冠而壯而強蓋累世之老屋亦不克保而又遭閩省錢荒易銅而鐵繼格不行復易鐵而銅百金之資虧折不及十金而余遂家徒四壁窮無立錫矣東西謀食賃廡而居五年四徙靡有定宇回首童遊舊地雖厨溷亦渺如仙境焉昔年館穀稍贏又得棄產餘值約可千金陳壻蓮激憐其飄泊爲之謀益以稱貸僅購此屋乃歎曰吾所著書名賭棋山莊而今而後始有吾山莊也莊坐于山面鼓山嵐翠月

華往來几案其中有亭有池有臺有室高樹蔽虧巨石突出位
置雖不高一昂首則數百家皆在其下內儉外舒心可靜而耳
目得所養與余之素性尤宜夫以余蹭蹬人世所志無一就今
老矣忽留意於一屋其庸鄙可笑甚矣雖然韓昌黎固所稱文
人而知道者其示兒與符讀書城南二詩盛陳居處服御世或
譏其非義方之訓然而昌黎早孤家貧育於兄嫂累年奔走僅
得一屋清白中辛苦所留貽期以堂構葢亦人情余不合時宜
未解羣風衆勢之所趨泊然寡營將終其身不獲一椽之庇乃
天忽與以藏拙之地欣於所遇意頗與昌黎同猶憶旣遷居之
二三年省會逢遭水患高者尋丈低亦數尺西南尤甚舊所賃

屋牆崩樓陷居人號哭結桴而逃設使余未遷不獨傳硯遺書盡歸烏有而覆壓之虞其能自保哉然則是屋雖輪奐不逮吾先而在余則已幸矣侈矣且余憶少年游歷每過謝氏二梅亭黃氏十硯齋未嘗不流連終日後讀林氏樸學齋小記尤覺神往然是數者皆介在閩閩無甚傑構愈歎地以人傳勝在地不若其勝在人也曩者陳惕園貢士考九仙山古蹟於西南北三面皆舉其人以質其地獨於東池北第言正一壇化城寺之幽曠而不得其人山靈豈將有所待耶余居正在壇與寺之間不知百年以往賭棋山莊之名較之遲清亭宛羽樓何如也嗟乎余何以對茲山而無愧哉藥階退叟謝章鉞記於山煖月圓人

壽室

重摹金門待漏圖記

金門待漏圖先曾祖慈田府君所傳寫者其詳備見於所爲序
中先祖思庭府君素友愛與先叔祖祖平公分居時凡先世書
籍字畫及一切玩好恣所取故是圖歸於叔祖未幾叔祖家驟
落盡亡其所有延及從弟章馥之身惟是圖僅存焉歲丙子章
鋌歸自京師訪於章馥遂借摹之敬錄原序於幀首嗟乎吾族
自浙遷閩迄今六百餘年矣顯於有明中葉官內外者林立皆
能以德業文章自見慈田府君嘗集爲江田謝氏詩存圖中列
祖之著述悉具焉而最多者莫如在杭公卽吾閩名山諸志多
出公手經後人之剽竊竄亂者不知凡幾矣噫可慨也章鋌逾

冠游甯德與崔松門秀才定交松門名挺新明太守西叟先生
之九世孫也出示支提霍童二山志皆在杭公之筆公與西叟
爲論詩密友修志時厯主其家唱和殷富松門詢知余爲在杭
公從孫亦九世矣遂修通家兄弟之義至於今書問不絕杜少
陵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益嘆儒素之世澤長也先曾祖治性理
居家有法著蒙齋講義四種皆發明誠正修齊之旨而於水源
木本之思尤三致意先祖先父循而守之小子無狀不能顯揚
日仰是圖心滋愧矣然力求所以不負我先人而期望於後起
者未嘗不日兢兢也傳曰樂卻胥原降爲皂隸每見巨室式微
其子弟淪於卑賤數典忘祖有不知其先世爲何如人者志氣

猥瑣借榮他族不能亢其身又安能亢其宗乎抑或因時乘勢
不恤人言驕奢侈汰縱意所如位愈高而心愈昏書所謂世祿
之家鮮克由禮者亦豈門戶之福乎昔人云人當可賤可貴可
貧可富章鉉之摹是圖亦期於富貴貧賤之中無適而不求其
可已矣豈以侈閥閥詔華胄爲哉夫士固有敦品績學雖不遇
而無忝於公卿者矣光緒庚辰曾孫章鉉敬記時年六十有一

梁禮堂文集序

禮堂少從學於其族父少皋訓導少皋與予以時藝相切磨過其齋舍禮堂侍立進退執事甚恭乃未幾而禮堂籍於學又未幾而禮堂舉於鄉文名大起授徒有聲少皋談及輒有青勝於藍之歎是時予多遠遊其後遂渺不相聞久之復遇於鳳池里劉氏禮堂見予不敢齒其敬有加予力謝之遂與定交數有文酒之會禮堂輒就予問學禮堂出筆藻麗以文秀自喜門下多雋才子自愧不如禮堂數問予數唯唯禮堂愠曰昔日幸瞻風采今又忝交遊之末君不盡言其鄙我也予感其意乃曰修辭立其誠誠者天道也古所謂誠今所謂真也有真氣千夫皆

廢文有真情百劫不磨人文合修真存則我立我立則天全取
善貴無我舍己從人也進修貴有我萬物皆備也予之外則美
矣亦真積其中焉可也禮堂恍然自失時方爲同人詩序取以
相質予未以爲善禮堂立毀而更作虛心猛進予畏其勇然而
禮堂固擅才華家又貧因多率率而未能專精於是有挾之北
行者遂捷南宮觀政考功旣而歸尋爲當路羅致治官書以能
名於時予方自放於荒閒寂寞之墟竊欲窺千秋之業獨立空
山仰思遐契不屑屑於世俗文字偶一覩禮堂之所論議詳切
不縛則心喜之而禮堂顧歎息歲月銷廢學無所就其所流露
於詩歌亦咽咽有不自得之音予曰富貴功名命也孟子所謂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我所能主心爾手爾出子之心命
子之手勿令外榮勿俾內朽歛神宅古可暫可久禮堂默然不
答而親予益甚最後從同鄉沈公之臺灣又之江南沈公揚其
勞於朝職監司階二品文采照江海才略冠儔儕衆嘖嘖謂爲
得意乃禮堂忽然棄而歸就聘鰲峰爲諸生師走告余曰今而
後將閉門以求吾誠矣乃又忽然病乃又忽然死予適入都聞
之淚下今年其子伯通奉遺集請序其集信足傳矣然而以禮
堂之才之美加之以精進誰能測其所至彼豈以此所已至者
爲至哉夫一技一藝之成蓋亦有天性焉有氣數焉名者造物
之所忌況其爲文章道德之懿歟禮堂若在殆必有所以昌大

其業者矣今之足爲禮堂者誰乎而予以平昔相知之雅莫逆之情惓懷逝者不可復作予不惜禮堂將誰惜耶又安忍以浮詞誣我禮堂耶光緒庚辰長樂謝章鋌序時年六十有一

修吏治以固民心疏

代勒中丞

爲用人理財力求變通以固民心以培

國本事

臣竊見時事

萬難隱憂方大張皇補苴百無可恃今於無可恃之中而求其
可恃則先固結民心而已夫我國家深仁厚澤涵濡薄海者
二百餘年民豈無良不知感激而近日民心之不如前者則亦
有故大抵由於吏治之不修而吏治之不修則仕途之冗雜釐
稅之繁多而又有他族潛煽其間民生愈困而民志遂愈漓矣
臣目擊時艱中夜不寐若不變計誠有累卵之危請爲我

皇太后

皇上縷陳之何言乎仕途之冗雜也夫

朝廷

設官止有此數奈何求官之人數倍於官有科甲有選挑有保

舉有捐納請卽以科甲而論從前學額大縣不過二十小縣或不及十舉額大省不過百餘中省且不及百今則學額旣倍於前舉額亦逾其舊本不足爲生員忽而爲舉人矣本不足爲舉人忽而爲進士矣得者不知所以得取者不知所以取其間未必無真才而僥倖者則十有六七夫此僥倖之徒本無學問驟入官場沾染習氣勢將鑽營奔競惟恐不精則始爲無廉恥之士繼且爲無廉恥之官一旦得缺無利不圖以民爲魚肉視民若秦越問以境內之利弊不知也問以百姓之疾苦不知也問以奸究之有無鄉堡之東西不知也又益以親友之營私吏胥之作弊而地方之受病伊於胡底大吏卽極力振刷而其勢常

恐不及科甲如是他途更不足言矣臣以爲是宜破格求循吏
方今捐納旣停舉凡州縣之官可不問出身之何途但問治民
之能否寬其一切處分惟知親民民有頌聲者爲上考有體有
用政舉刑明者上也悃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次也果
得此等上者受不次之擢顯之以爲人勸次者或加銜加級仍
令久於其任略防獎賞軍功之意而行之其無所表見者則盡
與勒休庶幾官知自奮而民有所依若夫生員舉人之廣額加
額旣蒙 恩旨不便議裁但加之生員似不如加之舉人一
省多二三舉人未覺其多若一縣多無數生員囂然不靖恐學
校亦無以爲教矣何言乎釐稅之繁多也夫 國家經費支絀

東坡全集卷之六
抽釐原出於不得已且屢奉

恩諭議減議停而民氣猶覺

不舒者何也誠以釐雖抽之商而其實仍取之民天下斷無甘心虧本之商人多方取贏物價遂朝增暮改大家巨室或可支持最苦者力作之寒民肩挑之小販終日勤動所得不及百錢而食用所需加倍不止昔足以飽兩人者今或不足餬一口矣且釐局之委員吏役未必皆洗手奉公難保其無格外之需索抑或辦理不善激而爲毀關折卡愚民何知謗言四起是直爲國歛怨矣卽如食鹽一節往年福建省城鹽價每斤八九文至貴亦不過十一二文自抽鹽釐積漸加增今則二十餘文然而價高市疲私梟充斥商亦不甚利而民則受累多矣

臣以爲

是宜權其輕重去其太甚得寬一分卽民受一分之益益於民者一分益於國者實爲無量我

祖宗明詔煌煌永遠

不加賦今之釐金則不啻其加賦也可不思改計乎今請將民間所常需如米鹽布帛等類盡免釐金若綺羅靡麗之物耳目玩好之具則姑仍其舊例至於鴉片及淫巧洋貨大抵害多利少其釐金不妨倍抽似此轉移挹注於釐局歲入之數豈至大虧而民動愛戴之情商無居奇之病傳所謂不費之惠者殆謂是歟然此亦權宜之計耳古之治國者其上惟恐不損其下惟恐不益藏富於民國乃成其爲國假使經費稍充當先舉釐金而盡去之方爲經平之治伏惟我

皇太后

皇上躬

行節儉以清其源諸臣勵精圖治以承其流庶閭閻有起色否
則一遇偏災流亡相繼晉豫之已事可鑒也然而臣尙有不忍
言而又不敢不言者洋人交涉中土多厯年載內地之虛實無
不周知始則盤踞我利源今則牢籠我百姓而州縣復不加意
拊循民猶水也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故昔日夷民率多搆
釁教堂動遭折毀年來此案漸少非必其果能持平相安也殆
將折而入交煽而從之矣臣頗聞海鄙居民去縣寫遠每因徵
收錢糧苦於要求恫喝一入教門則差役絕不敢過問以是奉
教者多其無田漁戶以海爲生依傍洋人出入亦可自如而城
鄉無賴之奸匪刁悍之士豪身犯巨案輒倚洋人爲護符爲逋

逃藪犯不可獲案不可破是洋人與吾爭民而吾又驅民而與之也一倡百和情皆外向倘有不測可爲寒心夫當今時勢西法固不能不學而大義尤不可不明儼然民上而使民忘其忠孝固有之天良而相趨於機械百變之地則世亦有言有機器以鑄船礮無機器以鑄人心西法雖精將焉用之故臣謂今日急務第一在精選牧令而沿海牧令尤當精選更復時時察訪時時策勵使官之於民如氣血之注腹心民之於官如手足之衛頭目倘有緩急尙恐無以善其後假令仍循故轍則無形之中元氣已盡誠有不堪設想者矣臣受恩深重年逾六十報答生成萬分無一若稍有所見不言之是爲負恩

東坡先生集卷之五
言之又積重難返伏惟我

皇太后

皇上以憂危惕

厲之心爲制治保邦之法卽以爲祈

天永命之資願

詔廷臣博圖良策而復斷之

聖衷天下幸甚臣昏昧愚

瞽不知忌諱而迫於惓忱不勝悚惶屏營之至謹 奏

賭棋山莊集

文七

長樂謝章鋌枚如撰

上座主小峰侍郎書

章鋌十月間閱邸抄欣悉閩省學政

簡命我夫子爲閩士

慶忻無量誠以夫子厯掌文衡春風化雨之及人必有越於尋常萬萬者昨侍坐之頃蒙夫子優假辭色垂訓以除弊之道章鋌才識庸下茫然不知所對然愈歎大君子之用心果有越於尋常萬萬也竊謂造士必先崇其廉恥選士當力絕其僥倖扼要固首在於除弊而其法則學政有全書衙門有成案卽吏胥亦有向例其閩省相沿之積習何肖雅既有敷陳想大略已備

殆無俟章鋌之喋喋矣雖然夫子旣命之言言而不當何損高深若稍有聞見而弗言則非所以事函丈之義也故不敢不述其所知閩省學政一席名臣接踵前則沈平湖紀文達朱笥河文正兄弟後則史望之沈鼎甫張小軒諸公澤在黌宮至今頌聲未已然年歲隔遠傳聞之辭或恐失真茲謹就章鋌身所及見者三人是近十數任以來最有聲名而其行事有可稱者一卽章鋌受知師江甯溫明叔侍郎其二則吳晴舫李小湖兩先生也侍郎師之視閩學也場規極寬試之日堂上惟學憲與監場兩校官而已吏役童僕寂無一人不提堂不巡場不催繳卷循例牌示之外東西場各重懸兩牌一曰不准另紙起稿一曰

真草不全不錄入彀之卷於草稿尤加詳審師之言曰凡文自
已出其塗改必有條理雖稿正不符不害其通若鎗代之作則
謄正而後謄稿稿太清恐蹈另紙之疑勢必粉飾行間改所不
應改塗所不必塗而文理未明之人於虛字尤難適職宜用然
而忽改是故宜用者也忽改乎哉數行之內卽可得其破綻以
故場規雖寬而榜出卒無倖獲之名其要在認真看稿此一法
也晴舫先生則場規悉按故事而題目多經制典制且加以截
搭率非東塗西抹腹笥空疎者所能敷衍成篇而經古一試尤
爲加意兩場比校故榜出而勸學之士十居其四蓋先生及聞
孫淵如洪稚存王引之阮文達諸老宿之緒言於漢學得其門

徑其所頒讀書條教源流秩然士以得附門下爲榮其要在以實學求真才此又一法也小湖先生則聰明過人精力彌滿試日於甬道構二尺臺置公案其上盡撤兩旁內外柵欄從役數人植立臺下不命不敢動先生自於臺上左右瞭望見有交頭接耳卽潛起自往覘之其可疑者提坐堂畔步武輕快驟出於東忽至於西驟見於前忽行於後校官見學憲如此亦四走留心偵察人人心目間皆若有學憲校官介乎其側旁皇貽愕不暇他圖踰時之後文將半篇則真僞已判矣先生嘗謂凡在官奔走者能除弊亦能作弊不善用之爲害滋甚故事必躬親而榜出多寒畯其要在盡去隔閼以一人精神竦動眾心此又一

法也然而應試之徒大縣千餘人小縣亦不下數百約束之勢
恆苦於不周是故防之於場內尤當先防之於場外則所以寄
耳目者舍學官廩保奚屬乎策勵學官責成廩保實爲防弊之
首務矣閩俗呼鎗手爲馬昔新城陳碩士侍郎蒞閩試侯官日
以策其馬命題於初次放牌之時洞開重門執犯規越號形迹
疑似者十數人痛扶之然而真馬反不與焉誠以學憲尊與士
遠學官卑與士近廩保則應試者之儕偶也作奸犯科之輩學
憲或不知而不可以欺學官廩保今之不肖廩保旣嗜利而爲
之矇混學官時亦明知而故縱之何則弊卷得雋則上下皆可
厚獲何所苦而不爲或曰自兵興而後整飭官方裁陋規而加

津貼獨學官無可挹注其貪得或亦迫於不得已遂使教官不教士而與士爲市不獨市之又從而魚肉之士亦以此輕其官學校之中遂囂然不可治而根本之地壞矣此亦一說也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教官豈真無人數十年前有謝金鑾鄭兼才二教諭身後皆祀鄉賢生前皆建功於臺灣臺地素以賄聞而其時臺道之兼學政者獨能得士士皆守法則二教諭之力也然則擇人而任之隆之以禮貌訓之以天良聳之以危諭責之以職業使盡力防閑劣生或可收指臂之助其廩保有自愛守分者亦當崇異之以爲之倡立法不得不嚴遴才不可不勇嚴以生其畏心勇以激其立志則古所謂小懲大戒拔十得五者

庶在此乎若夫先已入學之生員雖有厯試之等第可稽其才
似更當旁詢該學廣采鄉評考其素行以定去取之高下於論
文角藝之中默寓激濁揚清之意得一二人以樹風聲則暗中
之轉移於士習所關不淺矣章鉉困頓名場四十餘年所志無
一就乃夫子厚視之再四誘掖使備芻蕘之末是受知之後又
受知也頓忘忌諱率爾而談譬捧土以益泰山何解於不知量
之譏夫子高下在心倘弗訝其悠謬乎附呈謝退谷教諭語是
書篤實切近有益於躬行未知可否重刻分惠學宮使官以此
教士以此學其於學術人心諒亦不無小補又華山遊草則戊
辰己巳之間章鉉主講關陝與同鄉林穎叔方伯登蓮嶽所得

詩穎叔合而刻之者也聊侑蕪棧恭候大教門人謝章鋌稽首
謹上

左海後人樸園陳先生墓志銘

國家經學昌明碩儒輩出閩人則謹守五子淵源風氣不變及左海陳恭甫編修以沈博絕麗之才修精深醇懿之業其所著經辨諸書遠與兩漢大師相羽翼又以古義作庭誥五經紛綸宏啟其堂構論者謂自元和惠氏三世傳易高郵王氏父子明小學之外蓋莫與抗手焉嗟乎若樸園先生者可謂難矣按狀先生諱喬樅一字樹滋侯官人編修之長子也其先世詳編修志傳年十七舉於鄉七與計偕不第甲辰以大挑分發江西厯宰分宜弋陽德化南城諸縣署袁州臨江撫州諸府以經術飾吏治居官有聲而先生獨居深念撫其先世遺著輒慨然曰昔

先大夫病革有言曰吾四十歸田生平無他嗜惟以書爲性命
疲於文字之役纂述匆匆未盡就爾好漢學治經知師法他日
能成吾志九原無憾矣小子雖無狀敢不勉諸乃於簿書之隙
紬繹舊聞次第勒爲定本於時政和民宜而素業亦告成焉有
禮堂經說二卷毛詩鄭箋改字說四卷禮記鄭讀考六卷魯詩
遺說考六卷齊詩遺說考四卷韓詩遺說考五卷齊詩翼氏學
疏證二卷詩緯集證四卷魯齊韓毛四家詩異文考五卷今文
尙書經說考三十四卷歐陽夏侯經說考一卷其禮記鄭讀考
謂三禮之學周禮則有金壇段懋堂之漢讀考儀禮則有涇縣
胡墨莊之古今疏義因專治禮記四十九篇禮記本出孔壁及

河閒獻王所得皆古文其後禮家授受變爲今文師承各出傳
寫日繁鄭所改讀略有四例有承受經師者有援據別本者有
稽合經典以訂之者有審覈音訓以定之者而一孔之士乃以
爲鄭好改字非也其齊詩翼氏學疏證詩緯集證謂齊氏之學
宗旨有三曰四始曰五際曰六情皆以明天地陰陽終始之理
考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治亂安危之故齊先亡最爲寡
證獨翼奉傳存其百一亦猶易有孟京卦氣之候春秋有公羊
災異之條且其說多出詩緯察嚮象推厯數徵休咎蓋齊學所
本也詩緯亡而齊詩遂爲絕學矣其今文尙書經說考謂二十
九篇今文具存十六篇旣無今文可考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

文易書詩禮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向微伏生則萬古長夜矣歐陽大小夏侯各守師法苟能得其單辭片義以尋千百年不傳之緒則今文之維持聖經於不墜者豈淺尠哉凡先生所論列實事求是類如此其他書或創於編修未亡之日經其指示或成於編修旣歿之後準其遺訓而一時名公碩彥莫不引爲畏友儀徵阮文達公以爲析前人所未析蕭山湯文端公以爲見博而思精最後始爲尙書說其時宿學漸蕪微言肅落而瞪目扼腕者流方以敗壞人才訾謗考據家獨湘鄉曾文正公通經能文章見其書以爲可傳嗚乎賈徽鄭興家風不沫若先生者殆能讀父書矣年六十一同

治己已卒於撫州官舍身後蕭然惟書籍刻板百有餘篋而已
其明年歸葬於福州之大夫嶺子某某嗟乎章鉞於編修恨不
及其門又無緣得見先生一質其所學適其從子元禧請爲誌
乃揭編修之學派與先生所以修世業而張大其家法者以興
志古之士而繫之以銘曰

聚訟湯武馬肝毒怒詈驪駒何狗曲蘭臺行賂漆書辱鄉壁臆
造鬼瘡哭禕而陳君巨儒族良治良弓君子穀醪醪者心便便
腹金絲有聲出牆屋箴膏發墨媚我獨紉蘭無人香滿谷許鄭
旣精程朱足漢宋二學貫一轂墓門之光九幽燭

閩中攬勝詩序

予壬申主講漳州曾生虎文卽在吾門循謹篤學聞其家世習
儒然未之詳也今年秋生奉其先子習軒君攬勝集來請作序
生曰吾父嗜古喜吟詠雅不樂與世周旋選勝獨往嘗訓吾兄
弟曰不願汝曹有俗骨也著有北遊草經亂盡佚惟茲卷僅存
予悚然曰懿矣哉何其志潔而言芳也宜其吐納烟霞俯視一
切而與造物者遊也且夫山水之宜於詩也久矣三百篇爲詩
教之祖而其開章一二篇輒曰河洲曰中谷夫何不摹寫蒿宮
鋪張璇室乃知幽閑寂寞之區其有資於詩境也大矣況以扶
輿清淑之氣日陶洗其胸中其人多磊落矜奇幾見山澤之癯

而有市井之心者乎世之汨沒熱塵馴至喪名失檢大抵未能
免俗耳果能不俗則激其高風尙足以扶植世教豈但昌其詩
文而已哉而詩文之唾棄凡猥不待言矣予羈棲萬里足跡半
九州嘗三登太華一抵岱宗兩上霍童六度太行驅車青玉峽
高壁嶺千奇萬態中條龍門皆掌握間物長嘯振衣直欲裨糠
塵世其在故鄉若石鼓若桑溪若方廣若雲居或三四至或十
數至猶憶丙午九月與故人黃肖巖四更挾火登男崩峰觀日
出男崩峰者石鼓之絕頂下瞰大海俗謂可望流求天雞乍號
黑雲奔集咫尺不得路風勁舉足輒倒不得已舒臂交抱相挾
而下走數里晨露透重綿瑟縮欲僵道遇山耕者且駭且笑且

憐之吹火相煦始復生氣歸而輒舉以自豪今老矣漸無濟勝
具巖壑誚人不知此生再見幾名山手撫君詩爲之三歎矣吾
閩詩人嘉道之閒爲盛張亨甫劉芑川鄭修樓許秋史諸君子
飛揚壇坫杯酒相過從忽忽四十年今俱已矣君之舉秋試在
甲辰計其時予已重踏棘闈盡與君旅進旅退於矮屋中者不
獲一晤足爲大憾然尙能於其身後盡讀其飲淥繪青之語無
亦嗜好之歟有相感者乎昔鄭雲麓觀察以詩鳴最與亨甫善
而其先李梧岡太守文章氣節尤負重名予至漳求其遺書不
可得且能道其生平者亦無幾人嗟乎漳經兵燹以來淵源歇
絕文獻凋零是歐陽子所謂漠然徒見山高而水長者上無以

爲倡下無以爲和幾何不以吏胥之敗牘場屋之庸才而奉爲
藏山之秘驚坐之英哉生能讀父書則誠爲難能而可貴者矣
君其有靈予爲君慶

與惺齋論閩儒紀要書

刻讀大著閩儒紀要頗有所疑請陳之此書大意爲昌明朱學而作序云李光地陸隴其等一以程朱爲歸湯斌張百行蔡世遠諸人相與表章扶持案湯文正潼關罷官後受業於孫蘇門蘇門之學實宗陽明故文正與陸清獻議論多不合其往來商榷之書載在兩家文集者可考也序又云厥後毛閩諸人揚孔鄭之餘波爲考據之漢學與程朱相難按毛閩與李陸諸公皆同時非在其後毛固喜駁宋儒閩則四書釋地爲朱註補苴者甚多古文尙書疏證則準紫陽之說而加以推廣閩之學固未嘗悖朱耳四庫提要出於 欽定殆不便指斥以人才之衰集

矢於漢學且痛詆紀河間彼姚惜抱孫芝房之所論斷果確乎
果持平乎且考據豈可厚非實事求是固博學詳說之一道朱
梅崖讀誤本說文姑字注以夫母爲大母通人引以爲口實則
太不考據之過也考據盛於我朝始則黃梨洲顧亭林繼則
錢竹汀全謝山洪稚存孫淵如高郵王氏元和惠氏落落十數
子學問淹雅立身皆有本末豈以考據而害其爲正人乎吾聞
始以文章顯於世者爲歐陽詹林慎思然歐陽四門明誠之論
立言頗涉怪異伸蒙子碲祀泖澗等字亦覺臆造炫奇以儒者
之法律之殊多可議然而可信者其言表裏如一純疵可以共
見與後世之厚貌深情者異嗟乎身體力行之難久矣倭文端

道咸間名臣也思以儉率天下在京師倡爲食糠之會同治某
年春夏雨盛其邸舍後牆崩潰過者窺見其厨竈粉黛雜戔酒
肉噴溢如是者將匝月此言一傳人皆訝文端之作僞夫文端
在 經筵誠正之外不陳他說夷事起始終不主和議風骨實
冠百寮其餘皆末節不足深論然亦見矯枉過正其家之難於
率教也至今日則士不讀書微獨金谿姚江懋置於耳倘非應
試求舉恐朱子之書亦不挂於口矣故嘗謂時非孟子而言距
楊墨世非昌黎而作原道諫佛骨表言非不正無乃不急於務
歟若必欲燃已冷之灰吹毛索瘢如胡致堂讀史管見幾致三
代以下并無完人不亦甚乎降而若學部通辨等書堅持門戶

拊擊攻訐此正夫子所謂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抑何其爲人意多爲己意少乎先生表章正學嘉惠後來章鉅竊欲先生將其人之精詣微言有切於闇修者節錄成書前仿名臣言行錄後仿明儒學案其生平不甚顯且無著述可傳者則志乘自在不必作重屋疊牀之舉蓋表揚先賢之書多矣似須別出手眼或可有益身心至諸賢所貴在道德原不在世俗之榮今一卷之中或稱官或稱謚旣於其人無關輕重而徒令著述之體不純何元子李元仲皆非布衣而第舉其名餘并不載又非例也似宜盡舉此等而去之否則稍詳於其名下亦可李文貞蔡文勤諸大員國史皆有傳其餘多見於省志郡志似宜照錄

傳志采 本朝之人物邇 本朝之官書匪獨爲下不倍之道
亦足以杜愛憎之口也况文貞奪情負友二事至今無定論疑
事勿質不如置之鄭重科分最早宜在卷首余正健當在陳遷
鶴之後朱仕琇當在孟超然之前郭大來年時甚近所載族子
阿典之語亦近小說家言得無有未經論定者乎吾閩傳人
國朝尙可采輯表微之書詳於遠尤當詳於近此他日庀史之
資也章鋌於學極膚淺今又荒落枉承謙德故率爾及之嗟乎
先生年高矣同輩零落殆盡譬之枯坐空山絕巘久不聞讀書
聲忽有小兒騃唳於其側雖不成句讀或亦欣然而聽之則章
鋌今日之謂也雖有非者亦足博先生一笑歟

與惺齋論安溪密疏書

大集于忠肅論後附記安溪密疏二事鄙見頗不謂然安溪之救省齋蓋在省齋赦歸之後以白衣纂修圖書集成又以交結近侍獲譴得安溪密救故遺骸終得歸葬理或然歟若謂在爭辨蠟丸之日則不然耿逆之變省齋在福州安溪在泉所得消息安溪自不及省齋之精上府路旣不通下游尙可浮海二人同鄉同年生平至好其謂以蠟丸託安溪轉呈殆亦情事之所有其後省齋獲罪力援安溪以爲證使安溪慨然應曰有之則省齋不獨無罪并可有功然使安溪果慨然應曰有之則安溪不獨無功并有冒功之罪此安溪所以峻辯力拒以爲絕無此

事也當時安溪位望尙未高 天眷尙未極隆重似非可具密疏之人身在功罪未明是非互訐之中亦非可具密疏之時況不救省齋於未定罪之先而忽具密疏於省齋既定罪之後豈天良不能自昧歟抑必置之死地而後生之歟吾更不解安溪之何心也省齋遺集具在其絕交書訴城隍文并其僕揚昭跋語痛心疾首於安溪豈皆爲誣讎之辭乎夫省齋又何以必誣讎安溪耶朱竹垞雜詩云君看蘇子卿豈絕李騫期上言安溪薄情下言省齋從賊然而陳恭甫先生作蠟丸辨其左袒安溪極矣及作弔陳省齋詩又云九原良友誰無負則安溪不止薄情矣又云行人休比李陵臺則省齋并未嘗從賊矣左海詩文

手自編校豈竟忘其矛盾耶殆以其事有不可遽斷者耶故章
鋌謂疑事勿質不如置之亦愛惜賢者之一道也我國家不
立東朝久成定例自理密親王薨後煌煌諭旨不啻至再
至三故仁廟末年非無漆室憂葵之輩卒不聞有以國本爲
請者安溪卽有此密疏則造膝之謀等諸溫室之樹若我輩
在今日則九重威福愚賤何敢深知措詞更難於得體則此
事殆不容涉筆矣狂瞽之言是否有當先生樂善不倦其必有
以教之

三品銜福建候補知府鍾君神道碑文

君鍾氏諱鴻逵字禮通一字儀臣先世由閩遷粵著籍潮州曾祖時福贈通議大夫祖士元父積猷皆贈資政大夫母陳氏累贈夫人兄弟五人君最少生未周歲而孤稍長亢爽喜任事膂力過人弱冠偶習射卽入武庠咸豐癸丑潮饑散積穀以食餓者鄉人德之甲寅土匪蠢動郡城幾陷君陰結死士數百人先以計散賊黨與約官軍內攻外應賊平論功擢守備非君志也同治紀元改官通判指省閩中髮逆竄江右君由汀率勇間道克復瑞金遂先後攝理詔安海澄漳浦彰化等縣及泉州馬巷廳復以助賑晉豫 獎敘知府加三品銜君之署海澄也歲在

同治乙丑實奉今大學士左侯檄委是時逆酋李世賢竄閩賊氛日警君折獄課士陽陽如平日而峙糗糧籌守禦甚備於是漳州七邑陷其六惟海澄獨完海澄外控廈門內扼全漳之咽喉往者鄭氏不靖國家棄界外之地數百里及黃忠恪王以海澄歸朝而猖獗之勢始衰然則海澄者實用兵所必爭君克保危邑以濟大師其功偉矣假令不然則當時林文察之兵新敗天寶之鄉團亦燼雖有熊羆之士戰無不克而難易之數遲速之效或亦有相懸絕者歟論者愈歎君之能舉其職而左公之知人善任也其後君蒞詔安當事方清餘孽有無辜百餘人君力爲平反或謂是皆已入死罪更動恐遭駁斥君曰棄百

人之性命保一已之功名我不爲也嗟乎李廣以殺降不侯于公以平恕高大其門君出戎馬而膺民社其不嗜殺獨如此器識殆加人一等矣君所歷諸任皆有政績可觀而予獨舉此二事者兵謀吏治所關甚鉅而君之有勞於世有垂於後昭昭然則其他皆可不論矣君卒年五十一蓋在彰化解組後子五今來請文者則其長子福建候補知縣佩芳也孫某某餘詳君族香樵刑部所爲誌嗟乎漳元氣未復械鬪之風愈熾而漳浦尤甚一年數起莫有能治之者赤子何辜屢撻荼毒君在任時擒巨憝藍受材浦民頗知畏法巡撫丁公采其事通飭各屬是尤足繫人思者因銘曰

梁山際天文勤文恭鹿洲東征有赫厥功詩書之藪纓組之叢
百年蕩盪哀此保蟲萬刃雪立推肩陷胸百族熾火馬牛其風
先正有言匪民愚蒙官懦民玩官貪民窮借軀報仇視貨約豐
禍魁罪傑任彼西東君維清猛讞無遁兇瘳狗旣斃酒醴乃通
采爲治譜受知鉅公敬告民牧力保素封

黃鵠山人詩序

以文字爲文字性情之用不出焉於文字求文字神明之運不入焉詩有其本夫人而知之矣知之而卒難言之然而有境焉非苦無以爲甘也非逆無以爲順也非幽無以爲顯也非離無以爲合也性情神明之發寄於境而境非性情神明之精也水之流也因地成形水不知也流焉而已雲之出也因風作勢雲不知也出焉而已抑亦思其鬱積磅礴於未有水未有雲之先者果何如乎予嘗與穎叔登太華引領鴻濛稊糠塵世然側足焦原未嘗不動色相誠穎叔第默不語旣過則談笑自若乃歎穎叔能制心予不及其勇又嘗同登牛頭山杜子美祠予與閔

鄉張聽庵先至少焉見穎叔策一騎駢駢出林中聽庵故善騎
予因問穎叔騎法若何聽庵曰能自遂夫能制心者體也能自
遂者才也是將經緯九天衽席萬古引河漢而上挾星辰而下
無不可者何論於詩穎叔厯官四十年所至有聲夫詩特其緒
餘耳且其詩之工且多一時魁人傑士無不怵服而欽佩之蓋
無俟予言而其慘淡變化於其體製固結不可解於其胸臆穎
叔自厯而自會之予又不能言第以穎叔去秦藩卽編詩屬予
作敘予以所學旣不逮且不欲爲苟同負此宿諾殆餘十年矣
夫予與穎叔相知之深有在文字外者雖文字不盡言而予又
不容不言穎叔復出以不忍負其民而忽失其官嗟乎穎叔之

官則失矣而穎叔之詩自在也刻之於江甯未竟也歸來出以
相示嗟乎天果欲以詩人終穎叔耶不知天愛詩耶抑其愛穎
叔耶光緒壬午秋長樂愚弟謝章铤

重刻櫻桃軒詩集序

予弱冠學詩涉獵先輩傳集而於甸男先生尤爲傾倒今其曾孫賢霖請爲之序不敢辭乃言曰自古有志之士莫不以天下爲己任彼其精神之所注固非常情之所能測哉不觀古之有天下者乎不家而官卽天子不以天下爲樂其餘則皆憂天下者巢許肥遁亦自度其量不足勝天下而退然詘然豈以能忘天下爲絕詣哉先生生平詳於陳恭甫侍御所爲志傳跡其深思遠計在他人皆可漠然不相關而先生則若相迫而來一息不能安其果貧富貴耶抑無病而呻誇借爲名高耶嗚乎是性情之始風騷之源也然其時天下固晏然也卽其後稍有變動

而天下仍晏然也假令內患未弭外讐復棘疥癰在手足蘊毒入腹心時事艱難日聞憂危之語以先生而處今日不知其下賈生之淚灑阮籍之涕者更何如也吾年二十讀此集而氣爲之壯吾年六十讀此集而心爲之痛則以吾之情感先生之情卽吾亦不能目測其情之所以然吾聞之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嗚乎可深長思矣先生所著尙有禮案等書多掇拾於散失之後維詩獨完其孫淡人秀才重行剞劂淡人安貧立節不墜家風先生可謂有後矣嗟乎吾聞先輩之著述日益銷磨以予固陋所見若林樾亭林暢園趙文叔黃耦賓諸公不下十數種皆手稿哀然丹黃歷碌嗟乎凡人常親筆硯常

讀古書則暇日少而非僻之事不生見聞多而鄙倍之風可挽
安得主持風教之大君子號召強有力盡付梨棗表彰先進卽
以鼓舞後人是亦不忘天下之一端也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寶
之豈必待其人之賢子孫哉因先生集棖觸及此庶幾其有有
志天下者乎光緒癸未宗後學章鋌拜序

少棠表弟六十壽序

古不序壽而世俗以此爲重余謬以能古文名甚厭苦之今冬少棠表弟六十其子弟稱觴以此請余獨喜爲者誠以予與少棠固不必以世俗之言言之也余三歲失恃年十一始出戶庭謁從母於西園老屋母所以噢咻之者備至其時李氏稱極盛蘭屏蘭卿二先生方以文章經濟名天下而同堂登仕版者尙數人從母之夫亦需次江蘇少棠黑髮青臚瑤珮錦衣長身卻立英氣蕭爽拜揖作禮令人意遠統計予內外中表兄弟將數十惟少棠齒相若性相近而最相知後數年少棠丁外艱家亦中落然猶守清華門閥不作齷齪寒儉之態招余習業春暉草

廬草廬者蘭屏蘭卿二先生奉親之別墅也是時二先生皆棄世矣其地山近市遠水木明瑟余與少棠輒登臺坐月聽鄰童讀書或同志相聚觴詠酣嬉酒氣茶香鬱結牆壁客去則挑燈坐對優劣當世人物抑自述家風舊德與古來所以興衰成敗之由意氣勃發悠然作千秋之想雖百年之得失尙不足言而暇計夫一日之修短哉乃未幾少棠漸困塵事始多皇皇然坐不煖席而予亦窮瘁失所遂各求食遠去不合時宜百謗叢集憔悴不相聞或數月或累年始晤則顧曰一何憊乎然偶爾談諧猶指斥揮灑粃糠一切蓋舉止雖不如願而意氣尙未衰也究亦十減六七矣如是者將三十年丁丑余歸自京師少棠則

已奉母就養於其弟德清官署旣而余與少棠相繼丁母憂余痛先繼慈撫育深恩竟終於是不知所報遭喪病幾殆三月始起而遙念少棠其隱憾更何如也少棠歸與余相弔則益相憐矣余嘗謂少棠我輩皆非壽者相少年過於狂中年過於勞苦晚年過於濩落今臣精雖銷亡而尙幸皆逾六十豈孟氏之所謂生於憂患耶抑張氏之所謂玉汝於成耶且夫少棠能文章累試不售而其殘膏剩馥輒假借他人以成名中歲妻妾相繼逝倏然一榻近數年復有子女之戚抑何其所遭之蹇耶然而少棠之爲人情真而氣盛遇事初不計較挺起直任其後或阻於勢力之無可如何旁觀以爲譏議怒笑少棠不悔也冒寒觸

熱蹀躞東西方寸坦白不知窘步其殆有欲立立人欲達達人
之意者乎不剝物之生以爲生且將推其生以生物如此豈於
一己之生反有不長久耶特生時不偶而所以宏其羣生在抱
之量者尙未能也是則不無可慨者矣雖然張湯漢之酷吏耳
其子孫名德爵位冠於西京況其爲操心顧惜人情之君子乎
少棠其姑俟之夫壽序易濫能者通其義於傳誌然而竟傳誌
焉則又非法故述予與少棠交親遭際及平生相期勗之言以
爲君純嘏之祝且徵信焉

素心閣遺稿序

嗟乎暱生愛愛生譽其人情乎然使看朱成碧謂臬如絲是濱
海逐臭之夫亦東鄰效顰之女也精靈不沫雖謾何益壬午正
月子方抱騎省之悲其夏復遭朝雲之戚塵鏡屢昏茜窗易暝
濃愁深悼之中殷惺齋太守過我出素心閣遺稿一卷蓋其愛
姬鄭氏所作也求爲審定予置案頭凡數閱月歲云暮矣霜風
漸厲庭梅厯落作花披函細讀見其句短而情長詞樸而義遠
羌無妍肌弱骨脂粉塗澤之疵掩映於暗香疏影中不嫌辱沒
是殆有形管之遺徽耶嗟乎彼蒼生人清爲貴氣明眉秀眼言
語多工昔吾家希深作鴛鴦樓記謂山川之清淑不鍾於男子

多鍾於婦人是雖偏宕之詞然三百篇開章第一後儒卽定爲宮人之詩其下江汜野鹿更多貴賤弱女之所爲官樣之文章豈先於房中之雅樂哉且惺齋聽鼓衛參從軍累載出入於機械傾軋之場敢云快意所幸室有解人獨能相慰藉雖曰傍妻實爲小友則綜世路之交遊考平生之意氣試問憐才知我者其男子勝耶抑復婦人勝耶況其著作之彬彬若此哉予糟糠之妾左右四十年陸氏支婆久諳淡薄殷勤馬史雖有清娛雖無一字之流傳又當頽唐之歲月而一朝怛化尙發嘔於零釵墜珥之餘况惺齋中年靜好未罄綢繆則譽之愛之暱之撫殘稿而神傷者誰得議其過情哉且夫冒巢民之哭董小宛作影

梅菴憶語數千言毛西河之喪曼殊旣爲別傳又誌墓碑且乞
禁方寄之地下彼豈不達者抑何其迴腸蕩氣如此耶乃知佳
人難再得而一切一死生齊修短之說有不能懣往事之淒涼
止孤衾之輾轉者矣嗟乎同病相憐聞累歔而知深痛則此一
卷也世有纂燃脂正始諸集者其亦望羅襪之餘塵而長喟哉
光緒八年長樂謝章鋌序

繩武堂存稿序

泰州王文勤公撫閩創立致用堂以經史之學課高才生延林方伯穎叔爲之師二公皆與予善予時時得見其試卷最所傾倒者二人一王君小樵一陳君訥如小樵無素訥如則予故人子也光緒甲戌倭夷蠢動方伯治防海口予在幕中訥如亦襄事船政過從旣便漸作深談一日訥如欲具衣冠奉贄請以弟子禮見先期來告予謝之曰茲地羽書旁午工作紛拏短衣抵掌高言經濟以君與我蝨其間已覺不倫若行此禮必招大怪奚爲也君曰然則請以異日自是浹旬必晤晤輒依依不忍舍蹕厲奮發議論或予所不逮其於學未得則力求旣得不復失

駸駸乎若駕千驥一朝而可以萬里焉如是相聚者一年防務
旣罷方伯出山予亦別君歸間歲同試禮部復相遇君感感然
若有不自得者旣下第沈文肅公招之教子或謂君課徒之暇
尤嚴於自課丙夜矻矻不少休予以君精力強固能貞艱苦雖
踳蹬而不渝其素志他日所造就必不止流俗之所謂得意者
私爲之喜乃未幾而忽聞君死矣神頽志喪若無所依侍者皆
驚以爲暴病卽予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今年方伯索君遺著
於其家因以示予則制藝裒然古作不能半制藝多應試之篇
久經時賢欣賞古作則奧窔方開未有止境噫此詎足以盡君
才哉雖然卽此而論君之所已至者已可概見君之所未至者

愈以知予非阿好而故張之也嗟乎予少奉義方之訓長聞有道之言奔走四方年逾六十平生畏友十不存二三君之來也予欽服其精進又竊自幸一知半解或者託君而傳乃君忽然長往竟不肯爲起予助我之人而予亦年衰智短日甘暴棄三復此卷百感相摧聲淚欲下魂兮不歸誰與爲質而第謂爲君悲者尙其淺矣夫四海之大未必無才斯道之傳亦終有奇特遇合難耳側聞王君在海外聲名日起不知其回首同堂曾一念君否抑豈意荒山老屋之中一燈孤照憑弔英年者之固有予哉

記抄通甫類稿續編

往四十年見張亨甫歲暮懷人詩有云江淮夢隔三千里潘魯才俱十倍雄潘謂四農魯謂通甫後二十年劉炯甫刻篤舊集成乃得見二君所爲詩炯甫曰其文尤善然求之弗得也又後數年見四農養一齋詩話不爭流派不標舉佳句獨以本原定升降深得修辭立誠之旨私謂爲國朝論詩第一書因益思讀其文然廣求之仍未得也前年有書賈從江南來買得通父類稿論胥吏最明達與顧亭林之論郡縣生員相上下他文亦皆有法乃歎炯甫之推許爲不謬今年復從呂庭芷抄其續編於是向不得見者乃盡見之讀卷中四農行狀所撰述夥哉其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多得隴望蜀又未知何時得爲我見耶嗟乎

宣廟中葉以

後封疆漸多故人才亦頗銷歇而百爾黼黻昇平晏然若無事焉者其二三憔悴不得志之士感時著書皆有僥焉不能終日之慮不二十年其言多驗是果能遠見百世哉撫夷之局君子憤焉小人玩焉蛟蝕蛇睨蘊毒將動而山居知風穴居知雨不祥日感其聰明地迫而言慄彼廣廈細旃之上固未之知也知之亦且諱之曰幸吾身不及禍焉可矣非其明之不逮也未幾潢池狂逞勢若瓦解蹂躪十數省摧陷數百城而一時崛起功名獵取鐘鼎閥閱華臚之中不多得大抵椎埋少年或閭巷悃悃專一之寒儒彼雖未有書度其灼於禍機勇於作爲殆與能

言者同其閱歷而悉其利弊故所建樹有非患得患失之所能及歟乃歎世未嘗無才不上揚則下萃古之聖帝明王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惟恐羣言之不達不盡良有以哉良有以哉庭芷又出楊性農詩文一卷其文真摯因并錄之詩頗采於舊集不錄錄其序夫性農則亦不以詩爲羔雁者也其慙於文也固宜光緒壬午四月長樂謝章鋌手書於漳州芝山講院

抑快軒遺文稿跋

此卷從何伯希嵩祺同年借抄伯希伯父道甫則賢孝廉雨農高足也道甫云抑快軒集凡七十卷而章鉉前所鈔止三十卷大抵皆中年之作此則晚境矣中如搨古錄序與李申耆書黃母李恭人周封公楊太淑人等傳皆極用意俯仰掩抑情摯神遠可謂文載其質矣雨農與周芸皋觀察最善嘗合刻其二先德詩芸皋亦有集曰內自訟齋是卷評語多出其手雖所說未盡當亦足見其所得之淺深姑錄之并檢李申耆集錄其答書近日古文有桐城派有常州派申耆蓋常州派之錚錚者其論義法於望溪頗致微詞予嘗謂起承轉合提頓呼應此陋儒以

之談制藝者自茅鹿門以逮林西仲乃以此治古文童稚抱書
先入爲主異日行文之不振未必不由於此夫在心爲義出手
爲法義以徵其見解之淺深法以驗其筆墨之工拙義爲主法
爲副今則置精義於不講而詡詡然曰是有法必如是起必如
是合必如是提必如是應是若築室然門庭之不辨奧窔之不
分而惟問架是問問架雖工而得爲成室乎是則不知義法而
言義法者之過望溪不任咎也易曰言有物又曰言有序有物
則不患無義有序則不患無法幾曾見成家之作振筆而起神
明變化若斷若連而有牛頭馬脯郢書燕說首尾支離不相照
顧者哉故予論文不喜言法尤不喜以時文法言古文法雨農

昔著韓文故用功甚深然其考訂史事不失詳贍若眉詮旁注
之語則多染時藝家習氣精識之士幸勿以窠臼爲金鍼哉光
緒壬午莫春長樂謝章鋌記於馬江船司空廬齋時年六十有
三